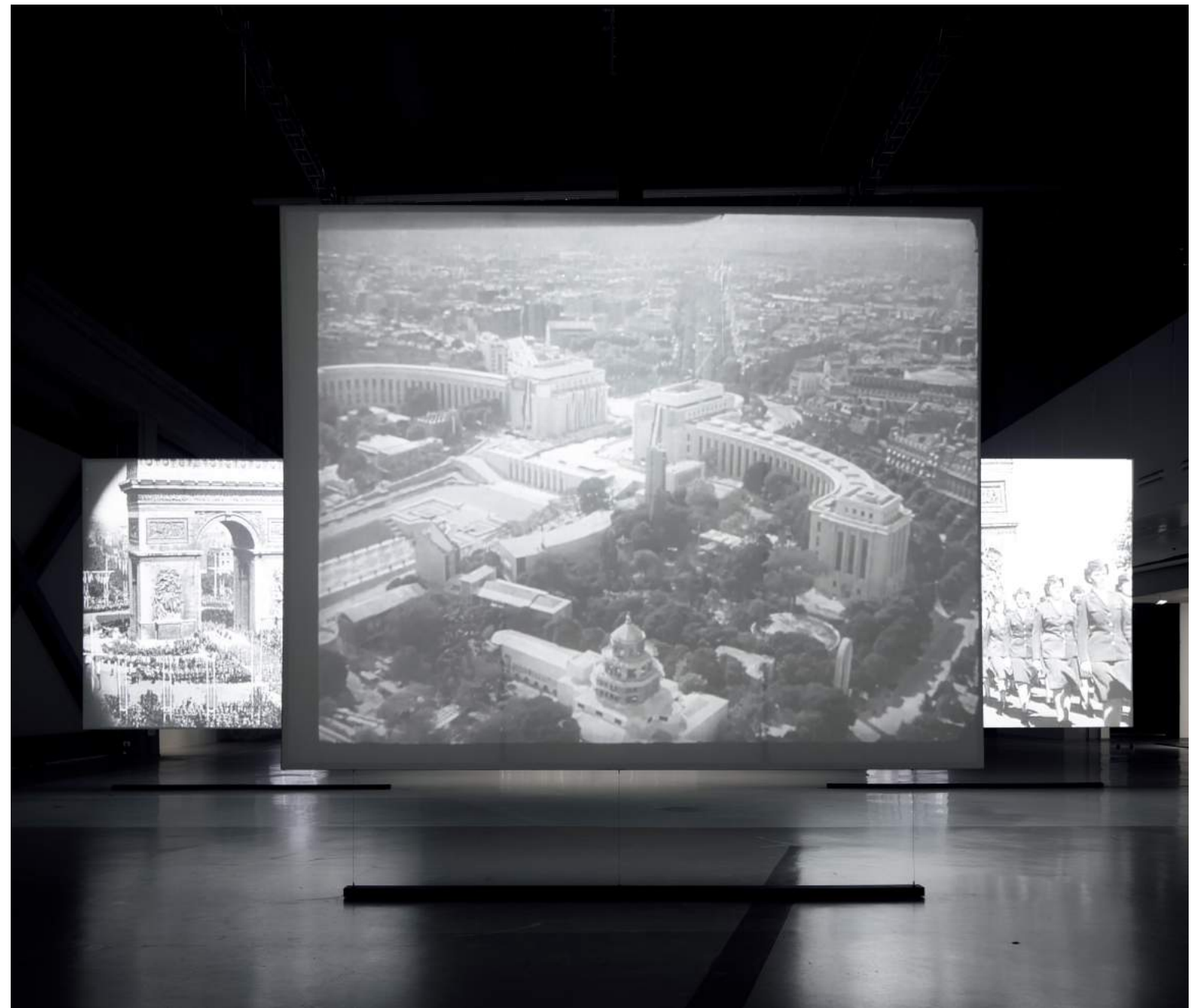




本页及对页：“摩登巴黎”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MODERN REVIVAL

摩登巴黎的现代性启示

展览“摩登巴黎”以多方位的视角，
全面回溯了现代性在巴黎上世纪黄金年代的萌发与生长。

撰文：马君怡

“摩登巴黎1914—1945：建筑、设计、电影、时尚”（Paris Moderne 1914-1945: Architecture, Design, Film, Fashion）（以下简称“摩登巴黎”）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开幕不到20日之际，我们得知了主策展人、知名建筑师及建筑史学家Jean-Louis Cohen（1949-2023）于8月7日辞世的消息。不曾想这场历时七年筹备的展览，作为Cohen近50年来巴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体现，竟成了他的策展绝唱。

本次展览由Cohen与建筑师Pascal Mory以及时尚史学者Catherine Örmén共同策划，呈现了300余件展品，包括建筑模型、手稿、绘画、珠宝、摄影、电影、服装（其中部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来自Cohen本人的收藏），以及由DS+R建筑事务所创作的数字空间等，从丰富交织的视角回溯现代性在巴黎上世纪黄金年代的萌生与蓬勃。

“我不认为展览中有某一件重点作品，展览呈现了由各领域群星组成的银河。”Cohen这样形容道，在此，《卷宗Wallpaper*》跟随这位“行走的巴黎百科全书”对巴黎与现代性之联系的线索加以梳理，并结合Mory与Örmén的评述，从建筑、设计、时尚、电影这四个维度，再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这座急速扩张的城市横跨30年的创造激情史。

巴黎建筑的发展

是社会进程的一个阶段

“现代性是过渡，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而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9世纪，当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首次引入了“现代性”的概念时，奥斯曼男爵的“巴黎大改造”彻底改变了这座中世纪重镇的面貌，印象派登上艺术舞台。身处一个注定消逝的剧变时代，对时间流逝的敏感让这位《恶之花》的作者既富有创造力又倍感不快。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格局，在本次展览涵盖的1914年至1945年期间，处于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最前沿的巴黎，迎来“现代性”的第二波热浪，各种思想、辩论和图像在此形成。

当汽车和飞机制造工厂集中在首都及周边地区，工人阶级的出现也引出了诸多政治问题。于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巴黎地区的现代建筑进入了井喷式发展的时代，一系列顺应工业化进程和改善卫生条件的市区改造与郊区规划项目如火如荼地展开。正如Cohen曾强调的那样：“巴黎建筑的发展不仅与现

代主义文化兴起相平行，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在过去，建筑是一门代表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学科，而此时的建筑越来越与大众阶级发生关系，其中包

括社会住宅、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等。”在普遍保守的项目中，富有创新精神的建筑师如Le Corbusier、André Lurçat和Robert Mallet-Stevens等人的作品，展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巴黎风貌：白墙、大窗户，体量纤长利落。混凝土建筑先驱Auguste Perret的学生们，如Paul Nelson和Oscar Nitzchké，也实施了更激进的概念。与此同时，Eugène Beaudouin和Marcel Lods等团队为工人阶级聚居的郊区引入了功能主义的解决方案，在此建造了Le Corbusier在其激进的“瓦赞计划”（Plan Voisin）中用以取代市中心历史建筑的高楼大厦。

“1914年至1945年间，现代意味着创造力。”与Cohen多次合作的策展人Pascal Mory这样告诉我们。在他看来，最具创新性的项目之一是Oscar Nitzchké未能落成的广告之家（Maison de la Publicité Project, 1934-1936），其在立面轮播广告信息的设想，唤起了公共大厦在夜间的转变，成为如今媒体时代下国际大都市建筑的先驱。

同样是在上世纪30年代，精通钢、铝材料运用的Jean Prouvé开始了预制房屋（Prefabricated houses）的探索，构造这些房屋的倒置V形和U形钢制承重支架、折叠的金属板框架以及模块化的木质或玻璃外立面板材，均可在工厂通过机械量产，然后在现场完成高效的组装流程。这一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设计也体现了建筑师对社会的关照与人道精神——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多个型号的预制屋作为应急住房或临时学校，为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了庇护。在展厅内，一个长六米、宽六米的房屋样本，以半组装的形态展示了所有的结构部件，为观众清晰且立体地解析了这一天才设计的简洁与实用之美。

住宅是居住的机器

在公共项目之外，法国精英和知识分子的私宅委任，成为建筑师们施展抱负的最佳契机。Cohen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巴黎，真正代表了创造力和新理念的两座住宅，分别是位于巴黎近郊普瓦西的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 1928-1931），以及隐藏在拉丁区一个庭院内的玻璃之家（Maison de Verre, 1928-1932）。

通过《新精神》（L'Esprit Nouveau）杂志奠定声誉的Le Corbusier，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的核心人物。他大力赞美飞机、汽车、大型轮船等工业时代新技术的产物，并直截了当地点明“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萨伏伊别墅是Le Corbusier为一位富有的保险经纪人所建造的周末住宅，集中体现了他发展出的现代主义

“新建筑五点”：底层架空，屋顶花园，自由平面，横向长窗，自由立面。

“萨伏伊别墅是一个通过现代建造技艺打造的纯粹‘机器’，它有非常清晰的甚至有些病态的几何形态，同时是一个可供合理观察景观的‘机器’。”Cohen评价道。这栋三层独栋别墅，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由光滑的白色墙面组成，无更多附加装饰，底部的数根细柱托起了整座建筑的立方体，在满足人员与车辆通行的同时设有必要的车库与门厅等功能空间，二层连续的长窗尽收周围景色，顶层布置屋顶花园，并通过坡道与内部空间联通，实现内外一体的“建筑漫步”。

同期完成的玻璃之家，在Cohen看来则“建立了现代建筑的另一种设计雏形”。将两座住宅进行对比，Le Corbusier的杰作是白色、实在、独立和柏拉图式的，是建筑师远大愿景的表达；而玻璃之家是一台抒情且私密的机器，以其神秘的戏剧性与20世纪多数时期所流行的乏味的功利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玻璃之家由设计师Pierre Chareau与荷兰建筑师Bernard Bijvoet、铁艺师Louis Dalbet合作打造——此前，Chareau因机器般精致的动态家具而闻名。住宅的结构完美满足了屋主——著名妇科医生、共产党员Jean Dalsace和他的妻子Annie Bernheim——对日常工作与生活的诉求：一楼是男主人的医疗诊所；二楼是家庭活动空间（当时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如Jean Cocteau、Paul Eluard、Louis Aragon、Joan Miró和Pablo Picasso都是座上宾）；三楼则是卧室，Chareau对不同功能区域的流线安排合理且充满诗意与趣味。

玻璃之家整体被置于一栋18世纪旧建筑的楼宇顶层之下，由钢结构和玻璃砖打造的立面，为开放的双层挑高起居室带来了剧场般令人惊叹的采光效果。全屋的家具和金属配件均由Chareau设计：伸缩的梯子，可开合的通风装置，旋转的移门，滑动的墙壁，这些设计巧妙的机关遍布整座建筑，混合了令人折服的工业与工艺之美。

这座建筑在1933年的《今日建筑》（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中，被Paul Nelson称为“提升生活感受的机器”和“真正建筑的起点”。时至今日，这件隐秘的瑰宝依旧令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心向往之——据说，2019年，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在前往巴黎参加普利茨克建筑奖颁奖期间，也特地Jean Nouvel的陪同下参观了玻璃之家。

“摩登巴黎”中展出了萨伏伊别墅的精彩原始设计图纸及建筑模型，而对于玻璃之家的呈现，Cohen



本页上图：“摩登巴黎”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中展厅模拟了1929年巴黎秋季沙龙由勒·柯布西耶、皮埃尔·让纳雷、夏洛特·佩里安打造的住宅室内设备（Interior Equipment of a Dwelling）。图片来源：Antonio Martinelli
下图：展览“摩登巴黎”与《卷宗Wallpaper*》合作推出的特别版封面。右图：1929年巴黎秋季沙龙住宅室内设备（Interior Equipment of a Dwelling），勒·柯布西耶、皮埃尔·让纳雷、夏洛特·佩里安，巴黎秋季沙龙，1929。© 夏洛特·佩里安档案馆。勒·柯布西耶基金会，法国图像及造型艺术著作人协会(ADACP)。摄影：Jean Collas





本页：“摩登巴黎”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中为时尚展区一隅。对页：普瓦西的萨伏伊别墅（Le Corbusier）。图片来源：Antonio Martinelli



与Mory选择了本次负责展陈设计的Diller Scofidio + Renfro所创作的大型数字装置，以动态的虚拟视角，辅以居住者于建筑中移动的影片，为参观者带去了生动的体验感。

设计的颠覆性变革

20 世纪 20 年代也见证了少数女性建筑师和设计师的出现，其中最有名的是Charlotte Perriand，她在年轻时便加入了Le Corbusier和Pierre Jeanneret的工作室，并与他们合作设计完成了于1929年在巴黎秋季沙龙（Salon d'Automne）展出的“住宅的室内配置”（Equpeement intrieur d'une habitation）。这一装置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家居环境，包括一间大型起居室、厨房、卧室和浴室，被Cohen评价为“重要的颠覆性变革”（major game changer）：“Perriand不仅设计家具，还打造组织系统；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诠释了“整体”（ensemble）的概念。”而Mory也认为，开放式厨房的设置，标志着 20 世纪女性的解放。这个现代住所具有流畅的空间衔接，在那些玻璃和金属墙之间摆放着一系列由管状金属制成的家具——不锈钢、玻璃、铝和橡胶等工业产品，已取代了

此前流行的名贵木材、象牙、皮革等奢华材料。其中，最吸人眼球的莫过于Chaise Longue躺椅，其设计从牙医诊所的椅子中获取灵感，通过可移动弧形管满足不同坐姿，Perriand作为女性设计师的经验和视角使这款经典之作兼具舒适和优雅。作为展览的一大亮点，“住宅的室内配置”由Perriand、Le Corbusier、Jeanneret所设计家具的现任制造商Cassina完整重现，参观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步入空间，与陈列的家具互动，近距离观察大师们的设计巧思。

在 20 世纪 30 年代，Perriand与Fernand Lger等左派艺术家交好。1936 年，左翼多数派在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的旗帜下赢得法国大选，政治倾向激进的改革派政治家们担任了新政府各部门的首脑。在此背景下，Perriand受到新任农业部长的聘请，为农业部等候室创作了巨幅壁画《巴黎大苦难》（La Grande Misre de Paris）。她以严谨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通过照片拼贴的形式呈现了农民所面对的困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带来的蓬勃朝气。这一令Perriand倾注巨大心血的等候室空间，亦在展厅中得到精准还原。色彩和图像的生动组合，为参观者营造出难忘的视觉体验。

时尚，就是现代性

如果说Charlotte Perriand和Eileen Gray是少数几位获得认可的女性建筑师、设计师，那么大部分女性则是通过时尚参与到了现代主义运动之中。“时尚，就是现代性！时尚可能是现代性最成功的表达方式之一。”展览的时尚板块策展人Catherine Örmén这样告诉我们。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倡导简约和运动风尚的假小子式装扮，到 1929 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女性着装回归规范化 and 形式主义，再到“二战”期间服装设计着力于实用性，Örmén指出彼时巴黎女性着装的变化不仅是现代性的反映，也是社会风潮改变的一种显性呈现。

在时尚展区，Chanel和Lanvin等高定时装屋的精美服饰见证了廓形和态度的变化。当然，时尚不仅仅是服装，同时也讲述了内衣、帽子、发型、美妆等方面的趋势演变，例如传奇的非洲裔美国舞蹈家Josephine Baker所推动的“美黑”风尚。此外，Örmén特别提及的展品是Hermès的运动型腕表以及Van Cleef & Arpels的精致型腕表，她表示，“现代女性过着快节奏的生活，掌控时间的流逝变得至关重要。腕表是优雅时尚装扮中的新宠，是现代女性独立的绝佳标志。”超现实主义艺术家Man Ray曾说，富有个性的

人物才是时尚的缔造者。的确，“Jeanne Lanvin和Gabrielle Chanel等女性时尚设计师，还有Marie-Laure de Noailles和Nancy Cunard等精英阶层的名媛，都将自己围绕在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家身边，成为重要的文化赞助人”，Örmén最后补充道，“她们处于时代的前沿，人们渴望获取信息以模仿她们，“紧跟时尚”——这便是现代女性的一大主要特质：掌握信息。”而展厅中不断穿插的刊物、广告和电影片段，便生动地展现了信息传播力的空前发展对于时尚民主化浪潮的推动。

电影作为建筑、设计、时尚的交汇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电影业在巴黎的蓬勃发展，使电影成为建筑、设计、时尚等不同媒介的交汇点。“展览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就是电影，展陈方式引人注目，非常壮观。在当时，巴黎比起好莱坞更称得上世界电影制作中心的地位，巴黎出现在诸多电影中，虚构性的、实验性的，”Cohen总结道，“我们所选择的电影讲述了以埃菲尔铁塔为首的标志性建筑，讲述了巴黎这座“光之城”的夜生活，也讲述了那些年的政治编年史。”展厅首层，15 块屏幕循环播放 11 条关于埃菲尔铁

塔的影像档案；其对面是一整幕形色各异的埃菲尔铁塔，包括诸多在夜晚闪耀的形象，那是 1925 年被电器照明奇才Fernando Jacopozi使用 25 万个电灯泡点亮的铁塔，亦成了启发随后展厅中抽象艺术先锋Robert Delaunay创作的《埃菲尔铁塔》（The Eiffel Tower, 1926）的现代奇景——在电气时代，Delaunay试图通过色彩表达的现代性，是一种视觉上的漫溢，一种光学感知的浸没。

围绕电影和建筑，Cohen提到Pierre Chenal于 1930 年拍摄的《今日建筑》（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影片镜头跟随Le Corbusier走进萨伏伊别墅，也走访了位于巴黎 16 区的Mallet-Stevens路——这条小道两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包括雕塑家双胞胎兄弟Jean和Joël Martel的住宅与工作室，最初均由Robert Mallet-Stevens设计。

另外一部重要的“介于室内设计 and 时尚之间”的电影，是剧作家Pierre Mac Orlan于 1924 年制作的《无情的女人》（L'Inhumaine）。该电影由时装设计师Paul Poiret赞助，由Mallet-Stevens创作舞台场景，艺术家Fernand Lger、瑞典芭蕾舞团的舞者和作曲家Darius Milhaud均参与其中，成为“总体艺术”（total work of

art）的典范之作。类似的电影还有 1928 年的《骰子城堡的神秘事件》（Les Mystères du Château du Dé），由Marie-Laure de Noailles赞助Man Ray拍摄，取景地正是Noailles夫妇委任Mallet-Stevens于南法耶尔建造的诺阿耶别墅（Villa Noailles）。

“平地建起一座城市，总比改造一座现有的城市要容易。”从 1991 年第一次来到上海至今，Cohen目睹了这座城市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思考上海当下面临的城市改造与优化的全新挑战。他希望通过“摩登巴黎”为中国观众带来巴黎黄金年代精彩的文化艺术样本和具有世界性的城市发展范式，邀请我们思考“现代性”的内涵，及其之于上海的意义。

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革命，在后疫情时代变得越发显著，这不仅动摇了现有的社会结构，还意味着城市的变革，正引领我们走向尚不明确的方向。带着对当代世界的诸多困惑和迷茫，步入这场充满想象和氛围的流动的盛宴，我们或许能够抓住摩登巴黎所蕴含的积极启示，正如Cohen所坚信的那样：“我们已然进入另一个时代，现代性的解放意识也似乎行将消亡，社会的多元、开放与对话带来了文化层面上的交流，倘若推动文化交融，那么现代性或也将永存。”★